



井陘,有2225年置县史。对井陘,记忆最深的是灌渠和天路,一次次自驾游,在井陘山川中感受秦皇古道边的悠悠久久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故事。新近,井陘的“表情蜀葵花”盛开在心头和脸上。去井陘,路边多见蜀葵花,在农家院落和路边肆意绽放,霸霸道道,全然不顾别的花草感受。

民生是最大最丰富的“表情之花”,“开给”六十岁以上老人,还有上学的农村娃。

家有儿女,家有父母。“井陘表情”恰恰是“一老一少”。“老”者免费看病,儿女无忧、为儿女减负;“幼”者免费营养餐、免费公交,父母安心上班、打工。爷爷奶奶不用三轮车接送,城区交通不堵不梗阻…………

千年古镇“新表情”

千年古镇天长镇是“表情”中的“一朵”。井陘置县,做过县城的有天长、威州,两个“古县府”现在“降级”为乡镇,两个“老城”睁大眼睛看到了“稀罕事儿”。

“今日起,石家庄市井陘县65周岁以上农村参保老人实现基本医疗‘零自费’。”天长镇是一棵树的主干,散落的村庄就是树的枝杈。消息传到各村,群众纷纷议论。眼见为实,耳听为虚。

72岁,一说话就喘气的贡双保老人开着电三轮来到天长镇,文明有礼的医护人员带着他做完检查,大夫为他开了药,通心络和耳聋左慈丸共65.3元,医保报销55.83元,自己出9.47元。

“9块4毛7也免啦,真是不掏钱。”有老贡遭遇,三乡五里的老人们心里踏实了,街头巷尾说起的“看病不花钱”的乡音跟着绵蔓河水流动起来。住在石家庄孩子们家的,听信儿也回来看病了。过去一些尘封的门打开了,村子里人又稠了。

“家里方便,还是家里自在。”说的是掏心话。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土窝!

我们一行人来到贡家庄贡双保家,他老伴拿出五条小木凳,我们就坐在他的小院听他讲“井陘车站往上走——难遇(南峪,村名)。”

他做挂面在县里有名,以前供大小饭店。如今,他的机器在屋檐下“闲坐”。因生病,老人放下手艺。气喘,说话的时候他不时掏出一个小瓶喷喷。他说:“这个药也不花钱。”

那天,贡双保和老伴要了纸笔,两个不懂文墨的“老粗”、“臭皮匠”凑一起给县里写了封感谢信,这封信就挂在天长镇医院,作为民生的第一个回应“表情”,全县都知道了。

天长镇中心医院的张玉女士带我见了这封写在大红纸上的“信”。

天长镇的到来,鼓励县里做了更多的民生实事。

“大喇叭”的表情

去年12月10日,井陘的山里已经冷了。冬天老人们在家猫冬,街上轻易不见人,偶尔有在太阳底下蹲墙根的。这一天,出来蹲墙根的人却多了。

井陘县卫生健康局在天长、威州等五个乡镇,面向65周岁以上农村老人启动惠民医疗项目试点。试点成功后,从今年2月1日起,全县17个乡镇321个行政村正式实施,惠民医疗覆盖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。

平时抱着手机不撒手的村民“大喇叭”,站在街心在一字一句读“明白纸”:

记得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们石家庄市留营村被划为重点棉产区,村中大半田地皆种植棉花。每至盛夏,行走田间阡陌,满目绵延不绝的青绿铺向天际,人在田中,宛若徜徉万顷绿潮。这铺天盖地的苍翠,是往日家乡最鲜亮明媚的底色。

听村里老辈人讲,由于本村土地肥沃、水源充沛,是种植棉花的沃土良田。溯源百年农事,早在清代光绪年间,村里便有梁氏先人开设油坊,以棉籽榨油为生。由此可见,种棉农事早已扎根留营,是绵延数代乡土传承。

老农皆知,棉花是农田里最费心、最磨人的农作物。它生长期漫长,管护细碎繁琐,从春到秋,每一步都讲究技术,容不得半点懈怠,一季收成,皆是农人日复一日的汗水淬炼。

春分节过后,地气升腾,春耕种棉的序幕悄然拉开。各生产队率先备种,把饱满的棉种入瓮浸泡、晾晒风干,播种前还要细致拌药防虫。因棉花喜疏松沃土,村里的耕畜把式都铆足劲儿吆喝着牲口,全力深耕细耙,把田地打理得平整喧腾,只为让棉种顺利扎根早日破土。

“枣发芽,种棉花。”当春日暖阳铺洒大地,田野间便呈现一派繁忙生机。或奋力牵引、或人力牵拉,老农躬身扶耩、缓缓摆动,清脆的耒铃哒哒作响,回荡在旷野之间,奏响了春日田野最动人的序曲。粒粒棉种循着节奏落入泥土,如同卧进温软的

家乡棉田

□刘志忠

土层,静静等待蓄势新生。

这时,最容易遇上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滋润,饱饮甘霖的棉种,怯生生顶破地皮,带着浅浅的壳亮探出嫩芽。在春风的轻拂下,嫩芽又像吮吸足奶水一样,次第抽出几片椭圆形的小嫩叶来,点点新绿缀满棉田,鲜活又灵动。待棉苗长至五六叶,田间管护迎来关键节点。各生产队抢抓农时,组织社员为棉棵“脱裤腿”,就是捋掉底层老叶,让棉棵卸去累赘好拔节向上。娇嫩的棉苗还最怕“油虫”啃噬,乡亲们又用水棍缠布、蘸药擦拭,一株株细致管护,用心守护每一寸青苗。日复一日的俯身劳作,凭得是庄稼人骨子里的耐力与韧劲,这也是老辈农人代代赓续、吃苦耐劳的农耕本色,是最质朴动人的乡土精神。

棉棵拔节之后,棉铃虫便成了最大天敌。每当棉株长至一尺有余,村里即刻组建青年除虫队,背着喷雾器穿梭田间,逐行喷洒农药,全力防虫护苗。农技人员还利用棉铃虫的趋光性,在棉田间安装黑光汞灯诱杀飞蛾,从源头减少虫害,稳稳护住一季青苗长势。

立夏之后,暖风浩荡,千亩棉田变为“波澜壮阔”的绿海。茁壮的棉叶如敷蜡

脂,在日光下油亮生辉,满目苍翠蔚为壮观。入伏七月,骄阳滋养万物,棉株次第开花。初绽的花朵乳白湿润,而后渐渐晕染出粉、黄、淡紫的薄嫩花色。这些彩色花朵,不妖娆、不浓艳、朴素精美,宛如纯真无瑕的乡间少女招人喜爱。微风一吹,棉田又变成绿中缀彩的绵延锦缎。花期内,生产队还要组织社员两次整枝打杈,修除冗枝、疏理新芽,既保证棉棵不分散营养,又防止减少棉叶上的虫卵孵化幼虫。什么是多余的枝杈?怎样打顶尖?没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很难把握。只见棉田里的社员,指尖在棉株上灵动翻飞,就像熟练的操作工在绿浪里不停地博弈。

随着夏风轻轻摇曳,不知不觉间,棉株上那些彩色的的花朵,渐渐变为密密麻麻绿色的棉桃,成双成簇挂满枝桠。棉桃如鸡蛋大小,圆润光滑,饱满硬实,泛着健康的光泽。这时的棉田散发着醉人心房的清新气息,仿佛在静谧时光的默默孕育里,等待着丰收景象的到来。

当秋风送爽之时,满田棉桃开始渐次咧嘴吐絮。先是像老汉微微咧嘴露着笑意,吐出如白胡子般的丝丝白絮,几天工夫,团团雪白棉絮争相吐露,极目远眺,漫

天遍野棉田竟像是未化的雪,枝头犹如是绽放的云朵,一片片,一层层,如云絮垂落,在朗朗秋阳的照耀下,异常美丽地反射着晶莹的光,那宏大的场面,简直可以用震撼来看形容!

“花开天下暖”,说的就是棉花。待到9月下旬,成熟的棉絮愈发蓬松柔软,指尖轻触便是满心温柔暖意,摘一朵轻嗅,感觉既有泥土的醇厚,还有阳光的味道。浩大棉田也终于迎来闪银泛彩的盛大丰收季,辽阔大地处处盈满欢声笑语。村里妇女三三两两结伴下田,腰间系着布兜,指尖虽经岁月磨砺粗糙厚重,摘棉动作却利落灵巧。布兜渐渐饱满,沉甸甸垂在腰间,大家便缓步走向地头,奋力装在大车上。经过三次采摘,拉到生产队大院的棉花,就如堆积的雪山很是壮观。

凭着精细管护和科学种田,家乡棉田年年稳产高产。1957年,村里皮棉亩产达一百六十多斤,产量位居全国前列,“高产棉田”的美名不胫而走,引来中央首长三次莅临视察,给予高度赞扬。1958年,国务院还为留营生产大队颁发“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”的大奖状。喜讯传来,全村干部群众高兴的敲锣打鼓彻夜欢庆。

岁月流转,昔日浩瀚千亩棉田,早已化作家乡的温情记忆。但老一辈乡亲靠坚韧拼搏换来的棉田高产荣光,就像是村庄最靓丽的名片闪烁在岁月深处,激励着一代代家乡人不断续写崭新的篇章。

清釜一味“三嫩”鲜

□夏见

这些天进菜场,见“三嫩”陆续上市,就不禁念起儿时在老家,母亲夏天为我们煮“三嫩”的日子。在我儿时的老家,三顿正餐之外,偶尔也会有用来“香嘴”的美食:炒胡豆、花生、南瓜籽、苡糖果,麦收时节,在火灰里烧桐叶馍,冬天烧红苕;用清水煮的,就是嫩苞谷、嫩黄豆、嫩花生,乡人雅称“三嫩”。

每年进入伏天,地头黄豆棵子上,毛茸茸的豆荚臃胀起来,一颗一颗的籽粒极为明显;埋在泥土下面的花生果,外壳已经布满顶针样的麻格子,里面的花生皮稍微泛红;苞谷棒子上的缨须枯萎变色,撕开外壳,苞米饱满,能掐出浆汁来——这当口的豆荚、花生和苞谷,就是“三嫩”。这时节采来煮食,味道和口感才是上佳。若采得过嫩,吃起来一包水,没有丁点儿粮食香味;如采得过老,则嚼不动,且不易煮熟和入味。俗话“不嫩也不老,公婆都说好”即是。

母亲就能把采摘“三嫩”的时机拿捏得很准。看地里的黄豆叶子有点儿泛黄时,就用手捏捏豆荚,即可知道豆子熟了几成;长在地底下的花生果,也不用把花生莢子拔出来,只看藤蔓的成色,就知道是老是嫩;苞谷也用不着把苞谷个子的外壳撕开来看,仅凭其外衣颜色的深浅或干湿,便可断定可不可以用来煮嫩苞谷。

那时的乡下人,煮“三嫩”很简单。把毛豆角(嫩黄豆荚俗称毛豆角)或嫩花生、嫩苞谷采摘回来,包括嫩苞谷都不去壳,洗净后放在掺了水的铁锅里,撒些盐巴,用小火焖煮到适当火候,就可捞出来食用了。但“三嫩”必须当天采摘当天煮食,如果存放到第二天煮,就完全没有了鲜味,而且口感也会差很远。

那些年,农民能把三顿正餐吃到头就算不错。吃“三嫩”只能是偶尔的尝鲜,不可能想吃就吃。所以吃的时候,并不是“三嫩”同时上桌,而是这次吃毛豆角,下次吃嫩花生,再下次吃嫩苞谷,且每次数量有限。至今记得,每当热气腾腾的毛豆角或嫩苞谷出锅时,几个小孩子,闻着香气一拥而上,大抓一把就开吃,也不怕烫手烫嘴。那时缺盐,“三嫩”大都只好用清水煮,但嫩苞谷的香糯,嫩毛豆角的奶香,嫩花生的软面,美滋滋的乡土味道仍然挡不住。

多年后,时代变了。在季节里,城里餐馆都有“三嫩”作为小吃配送,街头摊贩也在叫卖“三嫩”。但城里的“三嫩”,都参有三奈八角之类的香料,难得吃出粮食本味。则每年夏天,城里开始出现“三嫩”的时候,我就会同家人回到老家去,饱一次乡村“三嫩”的口福。

每次一到家,母亲就知道我“好这一口”,随即去地里来摘些毛豆角、掰几个嫩苞谷,扯点嫩花生回来,忙着给我们煮乡土味的“三嫩”。有时煮毛豆角和嫩花生的时候,我还叫母亲不用放盐,就想吃吃当年那种原味。当热腾腾的“三嫩”将出锅时,仍会像儿时那样,傍在蒸汽缭绕的土灶旁,徒手抓起还烫手的毛豆角……这滋味,还是儿时那种。母亲告诉我,现在庄稼都种得好,“三嫩”已被当作了农家的普通零食,随采随煮,随煮随吃。看电视或夜里乘凉时,剥几只毛豆角,吃几颗嫩花生,啃半截嫩苞谷,那光景闲适着呢。

写到这里,我又抑制不住想回老家吃“三嫩”的冲动了——故乡螺那绿油油的土地上,黄豆已胀黄,花生已饱满,苞谷已莖须,正是吃“三嫩”的好时机——料想,老家飘飘缭绕的炊烟里,又是“三嫩”满院香了。

回望

□王国旗

回望历史,逝水如斯 破旧的竹筏在水中游弋 一群头顶红五星的人 穿越风雪和波涛	回望历史,深情凝视 一座座丰碑矗立 有字或无字 宣告着来时路
---	---

回望历史,烽烟滚滚 一群灰绑腿呐喊着冲锋 披荆斩棘,倒下一波 又冲上来一波	历史如水 先贤的精神挺拔坚毅 在我们心上流淌 绵长不竭
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落叶

□郭学锋

萧瑟的秋风 无情地吹落枝头的树叶 它没有哀鸣 没有叹息 静静地随风飘散 深情地轻吻大地 化为一撮泥土 滋润新的生命 以别样的形式 让自己获得永生	岁月的年轮碾过冰霜 历经严寒 渴望迎来鸟语花香的 日子 当春天迈着轻盈的步伐 走入人间时 花儿在暖阳下舒展腰肢 梦也在晨露中泛起微光 在春日的温暖怀抱里 新叶逐渐展开 它们的嫩绿 宛如生命的绿色诗篇 每一片都承载着 无尽的希望与活力
--	---